

藏書

第十二冊

(明)李 贄 著

藏書

第 十 卷
冊 八 至 冊 四
(儒臣傳)

中 華 書 局

藏書卷三十八儒臣傳

一 詞學儒臣

曹子建

曹植。字子建。年十歲。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。善屬文。操嘗視其文。謂爲倩人。時鄴銅雀臺新成。操悉將諸子登臺。使各爲賦。植援筆立成。操甚異之。性簡易。不治威儀。輿馬服飾。不尚華麗。每進見難問。應聲而對。故操特見寵愛。後征孫權。使留守鄴。戒之曰。吾昔爲頓丘令。年二十三。思此時所行。無悔於今。今汝年亦二十三。

矣。可不勉與。植旣以才見。而丁儀、丁廙、楊修等爲之羽翼。操狐疑。幾欲以爲太子。二十四年。曹仁爲關羽所圍。操以植爲南中郎將。行征虜將軍。欲遣救仁。而植醉不能受命。乃悔而罷之。丕篡位。誅丁儀、丁廙并其男口。植與諸侯并就國。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迫。寮屬皆賈豎下才。兵人給其殘老。大數不過二百人。又植以前過。事復減半。十一年中而三徙都。汲汲無歡。遂發疾薨。時年四十一。

王粲

并建安諸子

王粲。字仲宣。山陽高平人。獻帝西遷。粲徙長安。左中郎

將蔡邕見而奇之。時邕才學顯著。貴重朝廷。車騎填巷。賓客盈坐。聞粲在門。邕倒屣出迎。粲年幼。容狀短小。既至。一坐盡驚。邕曰。此王公孫。有異才。吾不如也。吾家書籍文章。盡當與之。年十七。司徒辟。詔除黃門侍郎。以西京擾亂。不就。乃之荊州依劉表。表以粲貌寢。不甚重也。粲羈旅無聊。作登樓賦以見志。表卒。粲勸表子琮歸曹操。操辟粲爲丞相掾。賜爵關內侯。操置酒漢濱。粲奉觴而賀曰。方今袁紹起河北。仗大衆。志并天下。然好賢而不能用。故奇士去之。劉表雍容荆楚。坐觀時變。自以爲西伯。士之避亂荊州者。皆海內之儔。而表不知所任。故

國危而無輔。明公定冀州之日。下車卽繕其甲卒。收用其豪傑。及平江漢。引其賢雋。置之列位。海內回心。望風願治。三王之舉也。遷軍謀祭酒。魏國旣建。拜侍中。初。粲與人共行。讀道邊碑。人曰。卿能闇誦乎。曰。能。因使背之。不失一字。觀人圍棋。局壞。粲爲覆之。棋者不信。以帊蓋局。使更以他局。用相比校。不誤一道。其彊記默識如此。善屬文。舉筆便成。時人以爲宿構。然正復精意覃思。亦不能加也。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。廣陵陳琳字孔璋。陳留阮瑀字元瑜。汝南應瑒字德璉。東平劉楨字公幹。並與不。植友善。幹清玄體道。六行脩備。建安中。曹操特加

旌命。以疾休息。後除上艾長。又以疾不行。琳前爲何進主簿。進欲誅諸宦官。太后不聽。進乃召四方猛將。並使引兵內向。欲以劫太后。琳諫曰。好易稱卽鹿無虞。諺有掩目捕雀。夫微物尙不可欺。以得志。況國之大事乎。今將軍總皇威。握兵要。龍驤虎步。高下在心。以此行事。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。但當速發雷霆。行權立斷。違經合道。天人順之。而反釋其利器。更徵於他。大兵合聚。彊者爲雄。所謂倒持干戈。授人以柄。必爲亂首矣。進不納。竟以取禍。琳避難冀州。袁紹使爲檄以侮操。袁氏敗。琳歸操。操謂曰。卿昔爲本初移書。但可罪狀孤而已。惡惡

止其身。何乃上及父祖邪。琳謝罪。操愛其才而不咎也。使與瑀並爲司空軍謀祭酒。管記室。軍國書檄。多琳、瑀所作。琳作諸書及檄。草成呈操。操先苦頭風。是日疾發。臥讀琳所作。翕然起曰。此愈我病。真又嘗使瑀作書與韓遂。時操近出。瑀隨從。因于馬上呈草。操擘筆欲有所定。而竟不能增損。琳徙門下督。瑀爲倉曹掾屬。瑒、楨各被辟用。瑀以十七年卒。粲以二十一年從征吳。道病卒。幹、琳、瑒、楨二十二年卒。觀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及典論論文可見矣。潁川邯鄲淳。字子叔。博學有才。又善蒼雅、蟲篆。許氏字指。初平時。客荊州。曹操素聞其名。召與

相見。甚敬異之。遣詣植。植得淳甚喜。延入坐。未與談。時天暑。植呼常從取水澡訖。傅粉。科頭拍袒。胡舞五椎鍛。跳丸擊劍。誦俳優小說數千言。謂淳曰。邯鄲生何如。於是乃着衣幘。整儀容。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。品物區別之意。然後論義皇以來。賢聖名臣烈士之優劣。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所宜。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。乃命廚宰。酒炙交至。坐席默然。無與亢者。及暮。淳歸。對其所知嘆植之材。謂之天人焉。陳留路粹。十九年。轉秘書令。從大軍至漢中。坐違禁賤請驢伏法。魚豢曰。尋省往者。魯連。鄒陽之徒。援譬引類。以解締結。誠彼時

文辯之儁也。今覽王、徐、阮、陳、路諸人前後文旨，亦何昔不若哉。余竊怪其不甚見用，以問大鴻臚韋仲將。仲將云：仲宣傷於肥戇，休伯都無格檢。元瑜病于體弱，孔璋實自粗疏。文蔚性頗忿驚，如是彼爲，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。其不高蹈，蓋有由矣。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。譬之朱漆，雖無楨幹，其爲光澤，亦可壯觀。沛國丁儀、丁廙、弘農楊修、河內荀緯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七人之列。瑒弟璩，璩子貞，亦以文章顯。

張華

張華，字茂先，范陽人。華初未知名，著鷦鷯賦以自寄。阮

籍見之歎曰。王佐之才也。晉篡位。拜黃門侍郎。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。及建章千門萬戶。華應對如流。畫地成圖。左右屬目。帝甚異之。數歲。拜中書令。吳滅。封廣武縣侯。華名重一世。當時詔誥皆所草定。聲譽益盛。而荀勗自以大族恃恩。憎疾之。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。未幾。朝議欲徵入相。而馮紆又害之。故終武帝之世。華只以列侯朝見。惠帝卽位。華爲太子少傅。與王戎、裴楷、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。駿誅。楚王瑋稱受密詔。殺太宰汝南王亮、太保衛瓘等。內外兵擾。朝廷大恐。華白帝曰。瑋矯詔擅害二公。將士倉卒。謂是國家之意。故從之耳。今

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。理必風靡。上從之。瑋兵果敗。瑋誅。華以功拜侍中。代下邳王晃爲司空。領著作郎。初。趙王倫爲鎮西將軍。擾亂關中。氐羌反叛。故以梁王彤代之。倫旣還。諂事賈后。因求爲尙書令。華與裴頠固執不可。時華見劍穿屋而飛。莫知所向。所封壯武郡。有桑化爲柏。舍監省曰。數有妖怪。少子韙以中台星坼。勸華遜位。不從。及倫秀將廢賈后。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。今社稷將危。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。爲霸者之事。華距之。雅怒曰。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。是不顧而出。華方晝臥。忽夢見屋壞。覺而惡之。是夜難作。詐稱詔召。華遂與裴

顧俱被收。夷三族。時年六十九。華性好人物。至于窮賤。候門之士。有一善。便咨嗟稱詠。爲之延譽。雅愛書籍。嘗徙居。載三十乘。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。皆資之以取正焉。天下奇秘。世所希有者。悉在華所。惠帝中。人有得烏毛三丈。以示華。華慘然曰。此謂海鳧毛也。出則天下亂矣。陸機嘗餉華鮓。于時賓客滿坐。華發器便曰。此龍肉也。試以苦酒濯之。必有異。旣而五色光起。機還問鮓主。果云。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。質狀殊常。故以作鮓。相獻耳。武庫封閉甚密。其中忽有雉。華曰。此必蛇化爲雉也。開示。雉側果有蛇蛻。吳郡臨平岸崩。出一石鼓。槌之。

無聲。帝以問華。華曰。可取蜀中桐材。刻爲魚形。扣之則鳴矣。於是如其言。果聲聞數里。初吳之未滅也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。術者皆以吳方強盛。華以爲不然。及吳平。紫氣愈明。豫章人雷煥。妙達緯象。華要煥宿。獨共登樓仰視。煥曰。斗牛之間頗有異氣。華曰。是何祥也。煥曰。寶劍之精。上徹于天耳。華曰。在何所。煥曰。在豐城。華卽補煥爲豐城令。煥到。掘獄屋基。入地四丈餘。得一石函。光氣非常。中有雙劍。並刻題。一曰龍泉。一曰太阿。其夕。斗牛間氣遂不復見。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。光彩艷發。大盆盛水。置劍其上。視之者精芒炫目。皆怪以爲

神物也。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。留一自佩。或謂煥曰。得兩送一可乎。煥曰。本朝將亂。張公當受其禍。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。靈異之物。終當化去。不永爲人服也。華得劍寶愛之。嘗置坐側。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。報煥書曰。詳觀劍文。乃干將也。莫邪何復不至。雖然。天生神物。終當復合。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。煥更以拭劍。倍益精明。華誅失劍所在。煥卒。子華爲州從事。持劍行經延平津。劍忽于腰間躍入水。使人沒水取之。不見劍。但見兩龍各長數丈。蟠縈有文章。沒者懼而反。須臾光彩照水。波浪驚沸。遂失劍。雷華歎曰。先君化去之言。張公復

合之論。此其驗乎。

陸機

陸機。字士衡。吳郡人也。身長七尺。其聲如鐘。父抗卒。機領父兵爲牙門將。年二十而吳滅。機退居舊里。閉門勤學。積十年。乃述其父祖功業。作辯亡論二篇。太康末。機與弟雲入洛。造太常張華。華素重其名。曰。伐吳之役。利獲二俊。趙王倫將篡位。以爲中書郎。倫之誅也。齊王冏以機關內侯。倫將篡位。以爲中書郎。倫之誅也。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。九錫文及禪詔。疑機與焉。遂收機等付廷尉。賴成都王穎收理之。得減死。徙邊。遇赦而止。時中國多

難。顧榮、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。機負其才望，不從。成都王穎勞謙下士，機感全活之恩，謂穎必能康隆晉室。無目遂委身事之。穎以機參大將軍事，表爲平原內史。太安初，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，假機後將軍。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、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。機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于粹。有見機又不從。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，屢譖害之。機始臨戎而牙旗折，意甚惡。及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，機軍遂大敗。死者如積。初，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，超領萬人爲小都督，未戰縱兵大掠。機錄其主者，超將鐵騎百餘人直